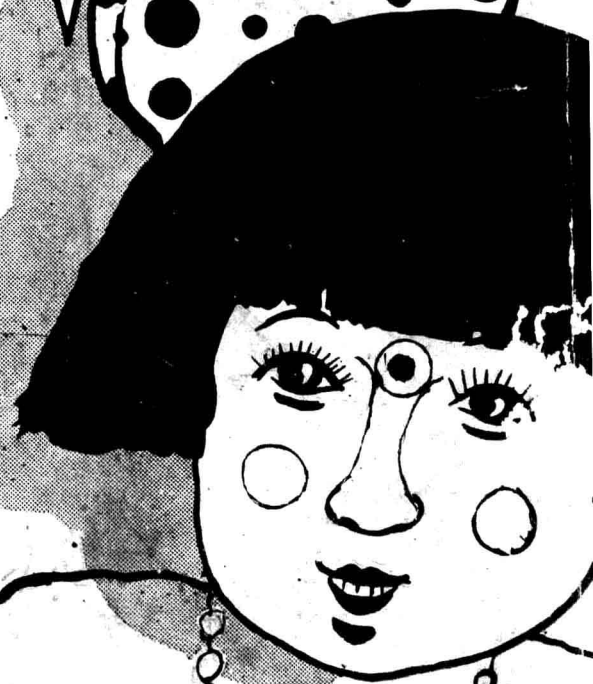


小
姑
娘

水 姑 娘



岩天
行吟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再版

兒童文藝叢書之一

小姑娘

【全一册】實價壹角肆分

外埠酌加郵匯費

著 者

吳 曙 天

發 行 者

兒童書局

印 刷 者

兒童書局

版 權 所 有

翻 印 必 究

總發行所

上海浙江路五馬路口
電話九一九二一三
電報掛號九三〇一

兒童書局總店

分發行所

上海新開路
麥特赫司脫路口
上海老靶子路
北江西路口

兒童書局第一支店
兒童書局第二支店

小

吳曙天著

姑

郭春茂

兒童書局印行

娘

郭春茂

序

曙天的腹疾愈後，寫了一冊小姑娘，來紀念她的小姑娘時。她的描寫很細麗，紀載也很有趣味，這是一冊很好的兒童讀物。我們都是從兒童過來人，自己能誠懇地寫出兒童的心，一定很有價值，對於兒童，比看什麼徐文長故事更有益。我說曙天文章好，當然不免有「戲臺裏喝采」之嫌。但我決不敢欺騙小朋友。近來有很好的現象，小朋友比大朋友看書喜歡得多，據說上海西門民衆教育館，每天有幾個小孩們在看書，這是何等可喜的現象呀。但是，兒童需要麵包和牛乳，我們千萬不要拿石頭來充

麵包、臭水來充牛乳，這是我對出版界和著作人應進忠告的。「救救孩子！」「幫助孩子！」我們不要害騙孩子！曙天這書，無論如何，對小朋友們是有益的。

衣萍十二月二日，一九三二。

小姑娘目錄

- (一) 在家庭中生活……………一——一〇
- (二) 進學校……………一一——二六
- (三) 遊西湖……………二七——四五
- (四) 哥哥，弟弟，姊妹……………四六——五五

小 姑 娘

(一) 在家庭中

小姑娘的名字叫做阿菊，她的家住在杭州枝頭巷。她家有很好的房屋，屋外還有大花園，花園裏有一口石頭砌的井，井裏有很乾淨的清水。有假山石堆成獅子形的假山，傍邊有兩棵極高大的玉蘭樹，花開過了，便長了一樹的綠葉子。

小姑娘七歲了。她五歲的時候，祖父教她認字，把一張很大的白紙，剪成豆腐干似的方塊，上面寫着「天」「地」「日」「月」「山」

「水」等字。

「什麼是天呢？」小姑娘問。

「上面是天。」祖父答，用手指着青天，太陽正照得房中溫暖
暖地，那正是可愛的春天的早晨。

「什麼是地？」小姑娘又問。

「下面是地。」祖父答，用腳踏踏地面。小姑娘的家裏沒有地
板，地面是水門汀澆成的。

「什麼是日？」

「就是太陽。」

「什麼是月？」

「就是月亮。晚上在天上掛着的，像皮球似的圓東西。」

「什麼是山？」

「西湖上的南高峯，北高峯都是山。」

「什麼是水？」

「西湖裏的水是水，井裏的水也是水。」

祖父的教法好，小姑娘讀了一年，便認識三千多字。可以看初級國語讀本了。

祖父是做過杭州知府的，六十歲時，纔回到家裏來養老。愈老精神愈好。一天亮，他老人家便起來了。到滿栽着桑樹的桑園裏，去打八段錦，呼吸新鮮空氣。從園裏回來，便到書房裏坐着看報，有需要留着的材料便剪下來，貼在本子上去。看完的報紙齊整的放着，剪貼的報紙已經有幾箱了。每天晚上要寫日記，日

記也寫了幾箱了。祖父是有常性的人，他無論什麼事情總照規定的方法做去，不間斷一天的。

他每天要戴着眼鏡寫蠅頭小楷，註解莊子，或別的書。有時來求寫對子的人太多了，他就抽出一天的工夫，寫一天的對子。那時，小姑娘便忙着磨墨，替祖父拉着對子，拿印泥盒，檢出圖章，前後的跟着祖父打旋。小姑娘特別願意給祖父做事情。因為祖父很歡喜她，她也感覺得祖父是一家之中最有興趣的人，最溫和的人，最會講動聽的故事的人，沒有什麼煙酒嗜好，只嗜好買書。

祖父比什麼人都起得早，小姑娘有時却貪懶，睡着不起來。

有時就聽見祖父在玻璃窗上用手指得地敲着，在外面說：

「太陽晒着臉了，該起來了，不要做懶人哪！」

小姑娘那時便害羞似地趕快起來了，再不想貪懶了。她記起祖母說的話：

「祖父是一個勤謹過分的人，他做官時不要錢，常掏着自己的腰包，去辦社會上的事業。爲了審問一件案子，總是仔細調查各方面的情節，不讓人家冤曲受刑，所以每天看案卷要看到晚上三點鐘以後。那時全衙門的人都熟睡了，只有打更的人還沒有睡。因爲這樣，全衙門的紹興師爺以及門房等人，撈不着什麼外快，他們怨聲載道，然而百姓們却喜笑顏開。」

小姑娘想起這些話，眼前就閃出她家中所藏的，朱紅色有金字的牌，以及紅緞子有白飄帶的，那許多萬民傘，那美麗的牌與

傘都堆在一間大屋裏，那確是心血換來的美麗。是祖父做官下任時，老百姓送他的。

小姑娘想到美麗的快活，跳起來，直奔到祖父面前去了。

祖父很愛清潔，床上的棉被和毯子，每天都要刷過，放在太陽底下晒着。身體也每天洗擦，幾絲白髮也天天梳着。牙齒是更保養了。每頓飯後都要洗刷的，所以他年紀雖然老了，炒蠶豆到了嘴裏，還能嚼得咯咯地響。

祖母的精神就不及祖父了，因為祖母有點胖，精神衰弱得多，她早上起來也很早，除了看看稗官野史一類書之外，歡喜種花養魚，白天仍舊是睡的時間多。

在小姑娘看起來，祖父確是她的好榜樣，所以她願意整天在

書房裏陪着他，有時祖父替小姑娘改寫字，說：

「小姑娘的寫的字，很清秀，可以寫得好，不過字的間架要到，不要寫得太快，那樣容易寫滑了，那就一輩子寫不好了。」

祖父說着，一邊從書箱中拿一本字帖來，那是裝釘很考究的，王羲之寫的十三行。祖父願望小姑娘的字，寫得像王羲之那樣清秀。

小姑娘天天坐在書房裏臨字，大字也寫，小字也寫，每天寫四五張，請祖父批改。這樣寫了一年，字是進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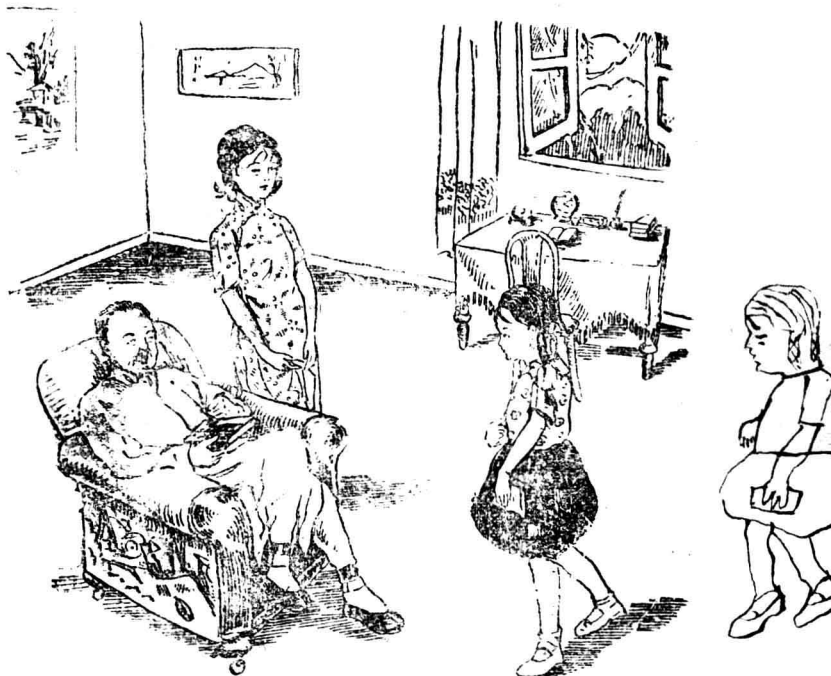
祖父看着小姑娘寫的字，一下筆就非常有活力，想到小姑娘學藝術也許有成就的，所以每天除叫小姑娘寫字念書之外，還拿出許多中國名人畫冊，如王石谷的山水，惲南田的花卉等，給小

姑娘看，說：

「你歡喜畫

一株樹也好，一
瓣葉子也好，一
朵花也好，只要
天天隨意畫，好
了。你自然有一
天會畫出一幅大
畫來，畫出自己
的畫來。」

祖父雖然不



祖父雖然不會畫，却愛看畫

會畫，却愛看畫，所以家裏收藏的，不但碑帖多，畫冊也很多。只要你歡喜看，他總不停手的拿出來給你看，而且對於每一個畫家，都有相當的了解。

小姑娘的姑母會畫中國畫，就是得力於這些畫冊的。不過小姑娘現在只能畫簡單的墨畫，姑母已經畫有顏色的畫了，小姑娘因為歡喜畫，常常向祖父要畫看，到姑母房裏去看她作畫着色。日子久了，小姑娘覺得用墨筆畫着簡單的畫，是不夠滿足的。她的姑母有一天從自己的畫箱中，取出些顏色分給小姑娘。小姑娘自從那天起，就整天的作畫了，而且一天進步一天了。

有一天，祖父對姑母說：「你們倆兒的畫都釘在牆上，讓我的老眼來批評批評，究竟誰有進步。」

姑母拿出來的全是橫幅、直幅的大畫，有的是工筆，有的是寫意。小姑娘看了姑母的畫，覺得自己的畫，拿出來擺在一起，一定是落選的。手裏雖然拿着許多的小紙頭，却不敢上前。

祖父和姑母都笑了，他們說：

「拿上來，不要怕羞，姑母雖然畫得好，年紀比你大廿歲呢，要是你再畫廿年，一定比姑母的畫好得了。」

小姑娘聽了他們的話，只好拿出畫來了。有的畫了亭子，有的畫了一株歪倒的樹，有的畫幾間茅屋、襯着山林，都是幾筆粗大的筆致，有力的表現。

祖父和姑母都點頭稱讚。姑母雖然畫得比小姑娘好，但獎勵的話，還是小姑娘得到的多。

小姑娘在家裏，跟着祖父寫字念書，跟着姑母畫畫，這樣過了兩年。後來母親說，祖父太勞累了，而且在家裏學的東西太少了，主張把小姑娘送到小學校去讀書了。

(一)進學校

小姑娘有哥哥，姊姊，弟弟。哥哥在天津南開讀書，每年只回家一次，弟弟只有五歲。跟着母親認字。姊姊在師範預科讀書，住在學校裏，一星期回來一趟。她從學校回來，總帶來許多手工，有的用繩子打的結，顏色有各種各樣的，一個個的結都分列的釘在白紙板上。還有用竹子做的筆筒，片子盒，上面都磨得

光亮，而且刻着字或畫。

姊姊有一個好同學，好朋友，她每次回來，都帶着朋友一同來。她姓丁，小姑娘便喊她丁姊姊。

丁姊姊是一個圓臉、皮膚很白皙的人，說起話來，總是微笑着，沒有一點火氣，待人很誠實，所以小姑娘的母親很愛她。姊姊常對她說：

「住在我們家裏不要回去了，過一天和我的弟弟成了親吧。」
小姑娘有時竟直叫她「嫂嫂」。她嬌羞得臉兒發紅，不敢抬頭。在這當兒，總是母親出來調解了。母親說：

「不要說笑話吧，過幾天你的丁姊姊怕來了。」
小姑娘上學的事，母親和丁姊姊商量着，說小姑娘年紀才九

歲，程度是夠得上進高小二年級，不過沒有初小文憑，怎麼辦呢？

丁姊姊滿口答應說她有辦法。因為女師附小的主任和她有交情，她和那主任去想辦法。

丁姊姊這樣出力，小姑娘歡喜得了不得，舉起大指頭向她表示磕了一百個頭。

那天是星期，下半年姊姊和丁姊姊坐着轎子到學校去了。母親替她們煮了一罐牛肉，還有橘子糖菓，包了一個白包袱，給她帶到學校裏去吃的。丁姊姊上轎時，對着小姑娘說：

「你在家裏好好地等回信吧！如果小學主任答應你明天進學校，我便來接你去！」

小姑娘和母親望着她們走了，便回到房中。母親對小姑娘說：

「丁姊姊比你姊姊能幹多了，託她辦事，一定辦得好的，明天也許可以進學校了。你把筆墨，日記簿，石板等，都收拾在一塊吧。」

小姑娘說：「進學校究竟好不好呢？」

母親說：「進學校可以有許多小朋友，不會像在家裏這樣寂寞了。」

小姑娘說：「我是歡喜畫畫的，學校裏能畫嗎？」

母親說：「學校裏不但有圖畫，還有植物動物的標本可以
看，圖畫不愁沒有進步的。」

小姑娘從那天起，一天到晚的整理東西。從抽屜裏找出一塊墨，墨上是有金字的，而且中間還嵌着一粒小珠子，小姑娘很歡喜這錠墨，恐怕母親不肯給她，沒有通知母親，就裝到書包裏去了。還有一個水壺，從姑母那裏拿來的，是姑母送給她的，是一隻魚形有着兩隻黑眼睛，小姑娘也裝起來了。祖父聽說她明天或者可以進學校的話，就找出幾枝狼毫，和白紙上面畫着紅格的簿子，送給她。書包是母親送的，上面綉着外國綉花，是一大堆紫羅蘭，本身是紫絨的底子。

小姑娘雖然沒有進學校，但進學校用的一切東西，可以說預備得很滿意了。她時刻地，把書包背在肩上，站到穿衣鏡前去望着，心裏想，若是丁姊姊這時候來接，就立刻可以跟着她去了。

丁姊姊本來說星期一也許會來接她的，然而等到星期三，還沒有一個信來。小姑娘有點焦急了，時常想跑到姊姊的學校去問問看，有時抓着母的衣衫想哭。母親說：

「我猜着了，她們學校裏這幾天，正在開着紀念會，大姊姊和丁姊姊都是招待員，她們那裏有工夫來接你呢？而且學校開紀念會，全學校都不會上課的。你就是早幾天進了學校，不上課，有什麼用呢？」

「那爲什麼丁姊姊說是星期一來接呢？」小姑娘問。

「她們那天很匆忙，一定忘記開會的日子了。」

小姑娘聽母親說得有理，也就不想了。不過恐怕新書包上面停灰，時時要去拂着。從書包裏把東西搬出來數數看，有沒有少

什麼。

這樣不高興地又過了三天，便到了星期六了，那天下午姊姊和丁姊姊一同回來。小姑娘跑上前去，開口便問丁姊姊，爲什麼失信？爲什麼星期一不來接她？

丁姊姊回答的正和母親猜的話一樣，而且丁姊姊笑着說：

「你等急了吧，對不住！學校裏已答應你插班了，這星期就帶你一同去上學了。」

姊姊她們是住在學校裏讀的，小姑娘却不能住在學校裏，因爲年齡小了一點，母親也不放心他去住校。所以打算早出晚歸，天天打發轎子接送。這是母親的主張，姊姊也說這樣好。

星期一那天一個清早，小姑娘穿着雪青色的綢衫，外面還套

着一件黑緞小背心，樣子完全是男孩打扮，背着紫色的書包。姊姊們都說，一身的顏色配得很好，到學校裏一定出風頭。

小姑娘和姊姊坐在一個轎子裏，快到學校門口時，小姑娘的心跳個不住。丁姊姊把她帶到小學主任那裏去，指着主任叫王先生，然後她又和王先生講了許多請託的話，丁姊姊便走了。小姑娘便跟着王先生走過一個操場，那裏有許多小孩正在打球。小姑娘低着頭，害羞地不敢看她們，只緊緊地跟着王先生走。

穿過一個圓洞門，看見一道欄干，就到了課室，裏面有四五十個男女生，坐着聽講。王先生把小姑娘帶到最後一排去坐了，說前面沒有空位子，先坐了再講。

小姑娘坐在那兒，望着講書的先生，怕得幾乎滴下淚來，幸

而旁邊坐着一位大女孩，小姑娘叫她姊姊，她把書本擺在當中說：

「我們兩個拼着看吧，等下課了，我同你去領書。」

小姑娘怕羞的用微微地聲音說：「好！」

那位姊姊拉着她的手，問她叫什麼名字，幾歲了？

小姑娘回答她說：「九歲了，名字叫紫娟，家裏的名字叫阿菊。」

小姑娘心裏很想問問她的名字，但是羞得說不出話來。等到鈴聲搖了一陣，先生走了，一班學生像蜜蜂一樣擁出去了，到廊下去打球。只有那位姊姊陪着小姑娘，一直到教務處去領書。一路上她們談着話，她問小姑娘住在什麼地方；小姑娘說：

「姊姊，你把名字告訴我，我住的地方就告訴你。」

「我的名字叫靜宜，住在離校不遠的地方，就是裏橫橋。」她說着用手指着那牆角。

「靜宜姊姊，我住的地方却有幾里遠呢，住在枝頭巷。」小姑娘說，「因為姊姊在師範部讀書，媽媽願意我和姊姊在一個學校讀書。」

「我也有姊姊在師範部念書呢！」靜宜姊姊欣然地說。

一路上這樣問答着，不知不覺地到了教務處了。裏面坐了一位四十多歲的老太太，據靜宜姊姊告訴，那便是教務長。以外還有一位細長的身體，臉也長得很好看，她看見小姑娘便問靜宜姊姊說：

「這就是新生嗎？」

「是的，她要領書。」

那位好看的先生，便順手從書櫥裏取出好幾種書，還有幾本抄本、筆墨等，拿完了，她便照數記在一個摺子上，叫小姑娘好好地收着，說等放假時一齊算賬。

小姑娘領來的有地理、歷史、自然科學、修身、國語……等教科書，小姑娘挾着書欣然地跟着靜宜姊姊趕到課室去。

等她們趕到，來上課的朱先生也到了。這一課是自然科學，靜宜姊姊替我翻開書說：

「我們已經上到第六課了。」

朱先生開始點名，點到紫娟的名字，她忽然抬頭望着小姑娘

說：

「你就是紫薇的妹妹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小姑娘說着，羞得臉脹得腩紅。

朱先生在講台上坐下了，她說今天先不講書，另外講一個蜜蜂的故事。她說：

「蜜蜂是一隻勤勞的蟲！牠會做蜜，牠鑽進一朵花裏去，把牠的長而細的鼻子，伸到花冠裏去，像舌頭一樣，吮吸着甜汁。從這朵花飛到那朵花，一滴滴地吮着，把肚子裝滿了，回到巢箱裏去。」

牠做這工作是有着特種的工具的：第一是牠身上的毛，第二是牠的腿所供給的刷子與籃子。這毛與刷子是收穫用的；籃子是



蜜蜂是一隻勞動的蟲，牠會做蜜。

拿來裝運的。

「蜜蜂輕快地在雄蕊中旋轉着，渾身都黏着花粉。於是牠用牠的後腿的尖端，在牠的毛茸茸的身體上括着，後腿的尖端是有一塊方片，裏面長着短而粗的毛，牠就把這東西來當作一柄刷子的。蜜蜂肚子上黏着的花粉粒，就這樣地聚成一粒小丸，中間的腿把這粒小丸捧住了，以便放進籃子裏去。」

全課室的同學，眼睛只望着先生的嘴，一邊又看着先生在黑板上畫的，蜜蜂的工具，刷子與籃子。同學們靜得很，一句話也不問。小姑娘耐不住了，問先生說：

「先生，蜜蜂的腿可以當刷子，又可以當籃子，但是我覺得腿當籃子，一定裝不住東西的呢。」

朱先生性急地說：「再聽我講下去呵！」

「牠後腿的刷子上面，有邊上生着毛的小孔，叫做籃子。蜜蜂一邊用刷子掃着肚子上的花粉，一邊便把花粉的小丸堆聚在這地方。籃裏所裝的東西不會掉出來的，因為籃子的邊上的毛阻止住了。只有女王蜂和雄蜂是沒有這些工具的，因為牠們是不做工的。」

「蜜蜂在花上飛着的時候，看見牠的腿後有塊黃的東西，想必就是一隻籃子裝着花粉了？」靜宜姊姊用問的口氣說。

「那一點兒也不錯。蜜蜂從花冠裏舐了許多甜汁，把牠身子四周的花粉刷了很多，最後肚子裝滿了，籃子也滿得快打翻了。這時牠便滿載而歸了。」

「蜜蜂回到巢箱，把頭鑽進貯蜜房裏去伸出牠的舌頭，把肚子裏的東西吐出來，把籃裏東西也倒出來。甜汁和花粉兩樣混起來，那便是爲蜜蜂所釀成的蜜了。」

「牠把肚子裏的東西，全吐出來麼？」有一個同學立起來問。

「不完全是。肚子裏的東西，常分三部分：一部分是給留在巢箱裏的看家蜜蜂，那好比是一個保姆；第二部分是給在窠裏的小蜂吃的；第三部分才做成蜂蜜呢。要工做得好，不是要吃東西的麼？」

「那麼，蜜蜂是爲自己才釀蜜的。」有一個同學立起來說。

「當然哪，蜜蜂是爲了自己，不是爲了我們。我們吃的蜜，是向蜜蜂搶來的。」先生笑着說。

於是許多同學都連連地笑着說：

「可憐，可憐！蜜蜂挨欺侮了。」

小姑娘第一天上學，就聽到這樣有趣味的故事，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。而且好朋友也有了，靜宜姊姊好像和她很有緣似的。

靜宜姊姊比小姑娘大五歲，已經是十四歲了，她有住校的資格。小姑娘雖然很想不要回家，在學校裏和靜宜姊姊做伴；但是那裏能夠呢。散學時，大家都走了，聽說家裏的轎子來接了，只好和靜宜姊姊分手了。

(三) 遊西湖

往年小姑娘家裏到了春天，祖父總揀一個和暖的天氣，就帶着全家去遊西湖，因為在杭州，離着家最近的，而且最好玩的地方，便是西湖了。

祖父歡喜坐大船，那船足有一間房子大，裏面有坑床，有八仙桌，有花架。船頭上還可以燒飯煮茶，小姑娘家裏帶去了的廚子，便坐在船頭上。

船艙裏分三開間，可以坐下二十個人。大家嗑着瓜子安逸的坐着，從窗口望着外面的風景。祖母最歡喜看自然風景，平時在家裏常打盹。出外時却精神百倍了。指着那蜿蜒如帶的蘇堤說：

「這究竟是誰想出來造的呢？」

「那是宋朝蘇軾守杭州的時候，開濬西湖，以葑泥積在湖中

成了一條長堤。南自南屏，北接岳廟，綿亘數里，西湖因此分爲裏湖外湖了。

長堤上共有六橋，第一橋名映波，第二橋名瓊瀾，第三橋名望山，第四橋名壓堤，第五橋名東浦，第六橋名跨虹。稍北還有西泠橋。蘇軾說得好：『六橋橫絕天漢上，北山始與南屏通；忽驚二十五萬丈，老葑席卷蒼煙空。』那是非常確切的描寫啊！——祖父說完了，還喃喃地背誦着詩句。

到了錢王祠時，小姑娘格外高興了，那平堤上垂楊披拂，萬綠叢中，矗立着碧殿丹宮，景緻非常壯美。錢王祠裏有蘇軾寫的表忠觀碑文，已經殘斷了。

但是祖父最愛看這些碑文，那怕是荒草中的斷碑，他也要去

一邊念着，一邊揣摩着續上字句去。小姑娘雖不懂什麼，却要跟了去。

祖母總是不願意祖父去，着急的說：

「這樣又算完了，還來得及逛別的地方麼？」

祖父便安慰的說：

「船不必停着等我，搖向前去好了，你們願意到什麼地方，儘可以告訴船家。」

話是那樣說，船家曉得老太爺不在船上，只是慢慢地搖着，一邊等待着，是不敢搖到遠的地方去的。小姑娘常常覺得坐船逛湖，是十分不自由的，那裏有在岸上一路走着，一路看着的好玩呢？兩隻脚要那裏走，便走那裏去。

在楊樹底下行走，長長的嫩綠葉子垂在肩上，有一陣陣的微風在臉上拂過。湖水是明鏡似的，可以照出許多影子。倦了就在草地上或橋頭息息。

小姑娘是愛自由的，想起坐在那隻大船上游玩的事，就不想遊什麼西湖了。雖然家裏年年逢到春天，秋天都要去玩西湖的。但在小姑娘看起來，那種遊湖，簡直不如坐在家裏吃糖的好。

小姑娘如今進學校了。學校裏到了春天，組織一個同樂會，提起旅行時，總是在西湖中選一個好玩的地方。

假如第二天是旅行的日子，頭一天學校裏便忙得很，學生更忙得了不得。學校要預備幾百學生的伙食，學生呢，要穿漂亮的制服，就好像打扮做客人去的一樣。

小姑娘進學校的第二天，便是春季旅行的第一天。春季旅行，規定的總是三天。如果第一天到西湖去，第二天便去參觀圖畫會，或其他的遊藝會，等到第三天學生大約都疲倦了，就在學校裏開茶話會，說說故事罷了。

春季旅行的第一天早上，足有四百同學集合在大禮堂。大家都是穿的白衣服黑褲子。女先生也和學生一樣打扮，不過下面繫着黑裙子。

小姑娘進去的時候，靜宜姊姊立起來招呼她，她便坐在靜宜姊姊的旁邊了。先生在黑板上寫着：

九溪十八澗，

雲棲，

龍井，

.....

寫完了；嘴裏說：「九溪十八澗，路遠一點。在龍井南面，煙霞嶺的西南，這溪水發源處，是楊梅嶺。流到西南會和青灣，宏法，豬頭，方家，佛石，百丈，唐家，少康，九塢的水，達到徐村，流出錢江。所以溪水穿繞林麓，並括細流，不知有多少。大約是說九溪十八澗罷了。」

沿途，路徑狹小，山峯夾立，泉聲淙淙，樹木也很多。像這樣的春天，萬碧叢中，山花怒放，異草流香，樹上的鶯歌，花間的蝶舞，那種幽麗的風景是難得的。」

先生又指着第二個地方雲棲，說：

「到雲棲去，最好從江干坐船。沿途石徑幽窄，竹子很多，抬頭看不見太陽，地上生着碧綠的青苔，到了那地方，眼前只有蒼翠的顏色。耳中聽見非常好聽的鳥聲，這算是湖上的一個好地方。」

說完了，先生又指着龍井說：

「龍井是一個山，那裏的泉水最好，而且產茶，歡喜吃茶的人都要到那裏去的。有人說，那裏的水放十天半月，都不會變味的。上面也有寺院，有好看的山崖，有好看的瀑布，也是天然的好風景。」

先生又問着說：

「我指出的三個地方，你們願意到那一處去呢？快點決定了

吧！時間不早了。」

這時全禮堂的同學，有些忽然舉起手來說：「到九溪十八澗去。」

先生數着舉起的手掌，說：「只有一百十九人。這裏有三百同學，其餘的人想到那裏去呢？你們要曉得，少數應當服從多數的。」

小姑娘不知道九溪十八澗有多少遠。母親囑咐遠的地方是不能去的，所以不敢舉手，雖然聽先生說得那樣好。但心裏想，這三個地方都很遠吧，今天總得去玩一個地方的吧，看見另外大部份的同學都舉手說：「到雲棲去！」

自己也趕快舉起一個手來說：「到雲棲去！」

靜宜姊也隨着小姑娘舉起手來說：「到雲棲去！」結果到雲棲去的人多，那希望到九溪十八澗去的人，只好隨着多數走了。

大家從禮堂出來，都集中在走廊上，排着隊。小姑娘和靜宜姊雖然高低相差不少，但靜宜姊在排隊的時候，變了一個戲法，把腿彎了一點下去，却正好和小姑娘排在一起了，靜宜姊握着小姑娘的手說：

「真快樂，和你排在一起了，可不要讓先生看出來呢，你把胸挺起一點來吧。」小姑娘聽了她的話，想笑又不敢笑。

出了校門，一直走到城站乘火車到閘口，望見對面山上有一個塔，據靜宜姊說，那是六和塔。那山是月輪山。

六和塔本來有九級，高五十多丈，裏面藏着舍利。後來毀了，又重新造過了。現在只有七級，可以上去玩的，壁上有經有佛。小姑娘和靜宜姊拉着手，隨着隊伍沿江岸走。清風陣陣地吹來，把靜宜姊額上的捲髮吹得飄起來。她那冰盤似的圓臉，嵌着一對烏黑的圓眼睛。臉上紅白相襯。使小姑娘格外想起故事當中美麗的后來了。

對面山半腰，飛起一層雲霧，樹梢上閃着霞光，藍天空綴着幾朵白雲，真是美麗呵。

江面上一望迷茫，水色山光，小鳥兒在江面咕咕地叫着，快樂地飛舞着。羣山靜默地繞着大江，來往的船隻都是烏篷船。大家一路上吃着水菓，談笑着，唱着歌。

經過范村，三聚亭，都沒有休息。在一條幽靜窄小的石徑上走着，只聽見大家的脚步聲，衣裙的蟋蟋動着的聲息。兩傍的綠竹也習習作聲。小姑娘第一次來領略山徑幽趣，覺得全身都活跳了。在竹徑中行走，愈走愈深，一點也辨不出來去的路了。到了山腰，有一個洗心亭，左右都有方窗，坐在那兒，可以聽見泉聲淙淙地響着。綠的書帶草披散的蓋在石縫上，再向前走去，雜樹在道傍搖曳，在這當兒，那清越的鐘聲磬聲，漸漸地傳到耳朵裏來了。

到了蓮池大師塔，有御碑亭，上面有「雲栖」兩字在石上刻着。再走上去就到雲棲寺了。

雲棲寺的大殿上，供着佛，點着油燈。男女香客嘴裏念誦有

詞，磕頭立拜，忙着點香點蠟燭。

大家都疲乏了。和尚端出茶來，先生們分着麵包和牛肉乾，大家自由的吃着。覺得什麼都好吃，比在家裏吃飯來得香些。

吃完了大家坐在那裏休息着。先生們說：大家來一個笑話吧，不然吃飽了，更沒有精神走路了。

小姑娘這一班裏的班長祝姊姊，嘴很伶俐，她開始講了：「月亮帶着兒子的帽子向西走下去，太陽從東邊吐出紅光來了，紅裏帶着金色，照着樹林子真美麗。

月亮睡了一覺醒來，太陽却去睡下了。牠們兩個總見不着面。

有一天月亮發愁地對小星星說：

『我求你一件事，你今晚早點去睡吧，希望你明天早點醒來，替我看看太陽究竟是怎樣一個臉孔？』

星星眨眨眼睛，得意的離開自己的位置，去躺在天鵝絨的被子裏睡了。一夜都做著好夢。月亮告訴牠的話，全丟在腦後了，一點沒有放在心上。

星星一覺醒來，揉揉眼睛，看見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，正坐在河邊淘米，臉上畫着烏黑的灣眉，胭脂塗在兩頰上，紅得像柿子。心想趕快對月亮去說吧。

見着月亮故意將眼睛斜了一斜說：

『太陽是一個女人變的，臉長得很漂亮的，你幾時找牠來做伴呢？』

月亮聽了這話，立刻哭泣的躲進雲裏去了。」

祝姊姊一口氣講完了。大家鼓着掌說：「這真是是一個好故事啊！」

先生們說：「我們再去逛逛吧，等一下子太陽要去睡覺了，月亮快醒了，我們什麼東西也看不清楚了，」

但是先生又對着像小姑娘一般大的同學說：

「你們年紀小，恐怕走不動了，在這裏等着吧。我們去看看後面就回來的。」

小姑娘原是走不動了，聽先生這樣吩咐，就先答應了。

靜宜姊爲了要陪着小姑娘，也說走不動了。於是靜宜姊拉着小姑娘走到寺前那個皇竹亭坐下，眼睛看了四周的直上雲際的竹



小姑娘原是走不動了，聽了先生這樣吩咐，就先答應了。

子，和崎嶇的石壁，心也壯了不少。

靜宜姊對小姑娘說：你倦了！我講故事給你聽。從前有一個地方，有一隻有角的禽獸，把獅子撞傷了——

所以把一切有角的獸類：白羊、牛、鹿和犀牛，一起都趕走了。

有一匹兔子看見自己兩隻耳朵的影子，心裏就惶起來了，心想：「也許獅王的卑劣的走狗，有一天把我的耳朵也當做角，把我硬捉去，怎麼辦呢？」

「再會啊！」牠帶憂愁地說：

「蟋蟀，我的隣人！我要到外國去了，倘若我長久住在這裏，他們把我們的耳朵也當做角，我害怕呵！」

蟋蟀說：「這些是角。你，蠢呵！上帝把牠們做作耳朵，誰能否認呢？」

「是的。」胆小的兔子說，「牠們硬作角來認，也許就認作犀牛角，我就是有嘴又那裏辯得明白呢？」

小姑娘聽了故事，說：「兔子真是蠢，那裏用得着這樣害怕呢！」

「有些事情是辯不明白的，你不知道的。有一次，學校裏發生了一件事，葉羣拿了祝姊的一個算盤，後來監學先生來查課堂時，那算盤却在吳英的桌上。吳英挨先生說了一頓還不算，揭示板上分明寫着吳英記過一次呢。」靜宜姊說着，舌頭伸了一伸，聳着肩膀。

小姑娘抱不平的說：「那怎樣可以呢？分明是葉羣拿的，怎麼疑心吳英拿了呢？」

「誰知道呢？」

「誰知道？我已經知道了。我去向先生說。」小姑娘憤慨了。

「你去說更不中用了，那時你還沒有進學校門口呢。」

小姑娘滿心的熱烈，立刻變得冰冷了。

不久，先生帶着幾百人回來了，說：

「天晚了，山變了顏色，樹也變色了。月亮該醒的時候了。」

先生說着笑了。

大家在路上匆忙的走着，樹影子漸漸地倒在地上了，泉水格外鏗鏘的響着，小鳥兒像箭一般飛向巢裏去。

坐火車回到學校時，燈火點點，素月已掛在雲端了。

(四)哥哥，弟弟，姊姊

小姑娘的哥哥，叫做達賢，他比小姑娘大七歲。那一年寒假，他從南開回家了。哥哥是個很好玩的人。他和小姑娘，姊姊，弟弟一塊玩，時常說些故事，玩些遊戲。

小姑娘很歡喜她的哥哥，聽他說故事，看他玩把戲。

有一次，冬天的晚上，哥哥，弟弟，小姑娘同在廳上玩，火爐燒得熱熱地。

小姑娘家裏養狗，養貓，小姑娘尤其喜歡那黑色花斑的貓，

叫牠「小寶貝」，整天抱在手裏。

哥哥對小姑娘說：「妹妹，你把貓給我抱抱，我玩個把戲給你看。」

小姑娘把貓給哥哥，哥哥抱了放在膝上，坐在火爐旁。

一會，哥哥說：

「你們把燈滅了，把戲便出來了。」

小姑娘滅了燈，弟弟怕黑暗，嚇得直躲，躲在小姑娘身邊。

哥哥用手在貓皮上不停地撫摩着，一會，貓皮發出白色的小光彩，哥哥的手停止撫摩，光彩也沒有了。

小姑娘吃了一驚，弟弟也大叫起來：「貓兒着火了。」

哥哥說，「不是，這不是貓兒着火，這是貓皮因摩擦而生的

電。」

「什麼是電？」弟弟問。

「夏天天上打雷，也是電在作怪。什麼是電，過幾年，學校裏的先生，會告訴你的。」哥哥說。

「風來了，

雨來了，

老和尚背了鼓來了。」

小弟弟在唱了。又說：

「打雷是電，我還以為老和尚在天上打鼓呢。」

哥哥和小姑娘都笑了；燈又點亮了起來。

哥哥偕了小姑娘、弟弟、走出大廳，外面很冷，月亮兒很圓

地掛在天上。

小弟弟唱：

「月亮兒，

照我面，

有時圓圓，

有時缺半邊。

有時不見了，

誰把你偷了？」

小姑娘唱：

「月亮兒，

回家去。

我家有被窩，

你來同我住。

你是好寶貝，

怎麼不言語？」

祖父在房裏叫：「天冷，不要在外面玩，你們進房去吧。」於是哥哥、弟弟、小姑娘全進房去了。

哥哥抱着貓，遞給小妹妹，又說：

「貓是有用處的，會捉老鼠。」

有一個地方，一個愛睡的醫生，半夜有人去請他看病，總是不肯起床，有時還要罵人。一次，天黑了，有一個病人來打門，他還沒有脫去衣服，正倚上了枕頭，被角也剛拉呢。



哥哥抱着貓遞給小妹妹，又說貓是有用的，會捉老鼠。

『是誰要看病呀？人家睡覺了！』他把頭埋到被窩裏去。

『先生！有急病呀，有急病呀！』門打着，聲音急得利害。

醫生實在睡不住了，於是探出頭來說：『明天吧，請明天一早來！』

『先生，急病呀，是我的孩子吃下了一隻小老鼠呀！』是女人的急叫聲。

於是醫生大聲的說：『這是沒有什麼的，再叫你的孩子吃下一隻貓就得了。』

他說完話，又睡覺了。」

於是弟弟和小姑娘又大笑起來。

哥哥走了，小姑娘覺得寂寞得很。小姑娘每天上學，晚上總

和弟弟玩。

弟弟拿着小竹竿，放在腿下，當做馬騎。口裏唱：

「月亮兒下來，

弟弟騎隻馬來。」

弟弟很勇敢，歡喜舞木刀，舞木鎗，於是祖父笑着說：「小山兒好玩，大起來當兵，替國家打仗去。中國太弱了，我們應該打倒洋人，使中國強起來。」

祖父討厭洋人，討厭洋人欺侮中國人。

什麼是洋人呢？小弟弟唱：

「紅頭髮，

紅眼睛，

紅屁股，

綠紋身。」

祖父笑，小姑娘也笑了，弟弟的名字叫小山兒，他是很好玩的胖孩子。

姊姊一股大人氣，她不愛和小孩們玩，只愛和丁姊姊玩，她每星期六總和丁姊姊回家，她們坐也在一處坐，睡也在一處睡。姊姊愛吃零嘴，也愛生氣。小姑娘却不愛吃零嘴，也不容易生氣。

小姑娘在學校，圖畫：國文，進步都很快，她的字尤其寫得好。祖父說：「姊姊的字，還不如小姑娘呢。」小姑娘聽了很高興。

姊姊在女子師範畢業，小姑娘也在高等小學畢業了。
小姑娘進中學，便成了大姑娘了。